



詩本義

目録
十二

日仁
1374
4



門 仁 12
編 1374
卷 4



尾臺氏藏

詩本義卷第十一

卷阿

歐陽氏



論曰卷阿言召康公成王求賢用吉士也鄭二家所解得詩義者
多矣而其所失者三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以為
道可馮依以為補翼得之矣而鄭謂馮為馮几有孝為成王有
德為羣臣言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豫撰其擇佐食尸之
人也使祝贊道扶翼之據詩十章其九章皆言用賢不應忽於
此章三句時言祭祀用尸之事於其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箋
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絕不相屬且詩本在祭祀之事以鄭
失也詩曰鳳凰于飛翮一其羽而集爰止者謂吉士求居王朝如

鳳凰未集鳳凰世所稀見之鳥故詩人引以喻賢臣難得王祜致之
其等止如坎尔而窈以亦集爰止為衆鳥也謂衆鳥慕鳳凰而未喻
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往仕且詩人但言亦集爰止安知亦為衆鳥如
下章亦使于天豈可鳳向未集而衆鳥上使于天以理不通灼然可
見且詩人言亦者多矣皆是連上為文未嘗以亦別為他物也郊又
言曰時鳳凰至故以為喻考於詩書成王時未嘗有鳳至坎其矣
者失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萃之萋萋
離之喈喈者言鳳鳴高岡而集於梧桐之上梧桐則萃萋萋然
茂盛鳳凰則離喈喈而和鳴以喻成王能致賢士集於朝君臣
相得而樂也故坎其下文遂言君子車多而馬閑謂其得優游之
樂也而毛謂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且梧桐世常有之木在時不生

詩人言生朝陽者取其向陽而茂盛尔安有大平然後生朝陽之
理坎其說也郊又謂梧桐生於朝陽猶君德之温仁者
亦行說也坎其失者三也

蕩

論曰詩人言上帝者多矣皆謂天帝也而毛郊推於板及坎詩以上
帝為君主意謂亦厲王者皆非也蕩自二章以下每言文王曰咨
女殷高者自是詩人之深意而郊謂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
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者亦非也厲王之詩多矣今不
暇遠引如蕩之前板也所謂靡聖管天方虐之類亦王言
多矣蕩之後抑也所謂坎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蕩于
酒之類亦王之言多矣豈凡而衛武公敢斥而獨召穆公不敢也蓋

邠見詩為厲王作終篇不刺王而但述殷商不得詩人之意所以云然也邠又謂天降湯德是厲王施倨慢文化者亦非也且詩終篇述殷紂不直中取一句獨斥厲王以理難通矣至於流言以對箋云王若問文則以對侯作侯祝謂王与羣臣牟爭而祝詛邠意皆謂厲王者皆非也湯廣大也謂湯然在限畔也序言天下湯在細紀文章者謂天下廣大在細紀條理以治之也文章條理也邠不遠其意以為湯為法度廢壞遂失詩箋凡人善惡有大小故作詩之意後而有源淺時君之過惡小則勸戒之而已宣王之有規誨成王之有戒之類也其過惡已大然尚可力救之庶幾能改則指其事而責諫之凡言刺者皆是也其過惡已甚預力不可為則傷嗟而已善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預其君不可言美直而傷其國之將已

尔然則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人不其用心未必皆同然考詩之意如秋者多蓋人之常情也湯之序云召穆王傷周室大壞也是穆公見厲王在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尔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興也能事以殷為鑒因歎人事常有初而無終以謂初以文王興終以厲王壞也詩人所陳殷高之事自其初用小人至於大命傾亡其刻箋則毛鄭得之美所失者詩之大義也

本義曰召穆公見厲王在道而傷周室將由王而隨壞乃仰天而訴曰蕩上天乎其厲王者下民之君也天之禍福於人其應甚疾而尊嚴之威可畏乃命以多邪辟之王以居天下遂言天之生民其命難信謂天果愛斯民乎則宜命賢王奈何有初而無終謂初則命

王終則命厲王也。其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以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其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而為惡，盈滿而禍敗尔。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在道，根本先壞尔。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也，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彼之尤深者。

抑

論曰：序言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考詩之意，武公為厲王卿士，見王為無道，乃作詩刺王，不自飾而陷於過惡，其詩汎論之，善惡全常在，人自飾則為哲人，不自飾則為愚人。尔其意，

以刺王不自飾而陷於不善，然其言大抵汎論哲人愚人，以自警也。蓋詩終篇汎論之語多，指切厲王之語少，而毛鄭多以汎論之語為刺王，如靡哲不思，謂王政暴虐，賢者佯愚之類是矣。皆非詩美也。知於蕩謂召穆公畏王監旁，不敢斥言王而遠引殷商於抑，則以小子皆為斥王，何前後之不類也。召穆衛武厲王時人，不立抑與如狄畏監旁而不敢斥，理實不通。然臣斥其君為小子，美亦難安也。今徧考詩書，稱小子者多矣，皆王自稱為謙損，自早之言也。未見臣呼其君為小子者也。書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呼成王為孺子者，成王幼，周公屬親而尊其語，或然。自公將不利於孺子者，主言成王之幼，疑周公害之，狄言欺孤兒尔。理亦通也。衛武於厲王非如周公之尊親，而斥為暴虐之王，斥以小子而乳其

待之理必不然况考詩義亦非也詩之初在尔室尚不醜于屋漏者
歟嗚之謂也神之思格可度思者言幽則有鬼神亦不歟嗚之
謂邦引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神之未止不可度知
况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者行說也考詩上下文直謂儉慎容德
人儉法尔不涉祭祀之事也詩又曰彼童而角矣虹小子蓋言事
有是非初乱者尔邦謂童羊譬王后与政事又言天子未除喪
稱小子以上下文考之殊無倫次亦其行說二者尤羽乱詩義者也
分斷章句皆失其本既言詩義不可以不正也詩句每長短之限短
或三言長至八九言取其意且而已固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當以九言
為一句也

本義曰武公刺王不儉慎其容德而陷於不善其首章曰抑威儀
維德之隅者汎言人當外謹其容止則舉動不陷於過惡是其儉
儀為德之廉隅也亦有言靡靡不愚者謂哲人不自修慎則
習陷為昏愚矣如書云惟聖罔念作狂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之
者謂衆人性不善而初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為昏愚者磨
人之疾是其不幸尔哲人之愚亦維斯戾之者言哲人性明而本善
惟不自儉慎而習陷於過惡終為愚人者自戾其性尔以垂汎論
之善惡在乎自儉慎乎不儉慎以譏王而勉之亦以自警其怠忽
也其二章曰在茲維人四方其訓之去者茲疆也亦汎言莫疆於今
以身所為而訓道四方謂以天下為己任可謂自疆者也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云者覺警動也言德行儉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
矣謂一旦克己而天下歸仁也二者為君天下者言也詩讀定命遠

犹辰告敬慎威儀維其之則之者言居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國軌道
而服後其君臣相予莫謀以出命令遠慮深圖而以時相告戒者
其要在言而已敬慎威儀以為其法爾謂儉身而天下服也二章二
章皆汎論下章乃專以刺王也三章曰其在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
厥德荒湛于酒者指時事以刺王也也女魚甚乘後弗念厥紹罔
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在淪胥以亡之者言王
荒于湛乘不思繼紹文武之業又不求先王所依_作之典刑不知為惡
者有戮乃躬自陷於罪咎而皇天不祐則大戮當至如泉水之
流汎溢無不被而君臣皆將滅亡也其四章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
其文章儉尔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遠方之者刺王有
庭內知朝夕洒掃以示人嚴潔而不知儉飭其身以自潔其容德

又刺王知儉戎備以防兵亂禦夷狄而不知儉身以遠禍敗也予
惕同謂警惕之也其五章曰儆尔人其謹再侯度用戒不虞之患
教王所以防禍亂也儆定也安定人其謹守為君之法度也乃以
防非意之事也慎再出詔敬尔威儀無不柔嘉者亦教王自儉
也謂慎出詔敬威儀不允愈於洒掃庭內予儉我備乎謂王知嚴
潔其廷之勤而不知儉飭其身之要知防兵戎於外知備夷狄於遠
而不知敬慎近在其身而可以遠禍也其六章曰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之者又戒王之慎出詔也其易由言其曰苟矣
莫捫朕言言不可馳矣之者謂言不可苟也莫有持殺言者而言
不可以發出也其七章曰其言不讎在聽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
孫繩萬民靡不承之者又戒王慎言子德謂善惡各有其報

當施德于朋友庶民小人皆使懷惠則王子孫之衆世世為萬民承順謂施德自其身者子孫猶將獲報也視尔友君子輯柔尔颜不遐有愆者又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尔颜以接之以習為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也詩人若常如坎其章曰和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章曰不顯莫予之觀云者不欺臨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云者謂君子非徒不以我見而自欺又有神監於幽而不可測宜常畏懼而不可怠忽也坎其王不惟自脩其顯又當不懈於幽隱也射厭也厭怠也坎其九章曰辟尔為德俾臧俾嘉淋慎尔止不行于棧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云者謂臣民法王之為德當使稱善而美之則宜慎其舉止不行於棧而不至於備羞而賊害則臣等有不效以為法者謂人心樂善惟上所為是效

坎下章乃刺王之不然坎十章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有德而應以類也謂上若脩德以示下則下當成善以應之也彼童而角莫知小子之屯言失所望也下當效上之為善而上反為惡使民在听效譬犹當重而反角使小人惑亂而不知所從也荏染柔木言緇之絲温也荏人維德之基者汎言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謂木必柔温然後可以緇絲人必温恭然後可以脩德坎十一章曰坎維哲人告之若言頌德之行也維愚人覆謂我備民各有以云者又汎言哲人可教愚人不可教如坎下章乃以刺王坎十二章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授其耳者刺王之不可教告而武公自悔也小子者武公自謂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言我小子不度可否而欲教告王以善道非徒引其手而指以听從乃取

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乃授其耳而告之欲其聽
而王終不信聽也備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之
者武公已自悔而又自解也抱持也謂扶持也假使我未知可否
而遽教告王然我為御士當扶持王而遽教之不過也唯人不自滿
者何人望而知而不成其德言而足志自滿教不可入尔其十
三章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之者武公而傷丁以時也視尔夢
我心慘海尔薄聽我貌匪用為教覆用為雷之者君
啼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為德而又以為
罪也備曰未知亦聿既老之者言使我不知如此之難而教告
王然我亦老矣今而不言恐後遂死而不得言也其十四章曰
於乎小子告尔舊止聽用我謀疾在天悔之者不忍棄王

而不告也言我小子所告尔者非我矣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
庶幾聽我犹可不至於大悔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
遠昊天不或回通其德俾民大棘之者急辭也言天方將棄我
國不暇遠引前世興亡之驗天文於人福善禍善不差言王
為惡必及禍也而王方為邪辟使民困急言天愛民必降禍罪
於王也

采桑

論曰采桑之序但云內而刺厲王而不言所刺之事蓋厲幽
暴虐之王其政昏亂人民勞苦上下愁怨王之過惡甚多故序
不始以徧舉也其於兵役亦是暴政之事或或有之然考厲事
蹟據國語史記及詩大小雅皆全用兵征伐之事在以來采桑語

文亦在王所征伐之國凡邦兵所謂軍旅久出征伐士卒勞苦等事皆非詩也軍旅久出士卒勞苦是大舉兵也在於朝廷乃天事且有所伐主名于其勝敗事亦不應詩在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在其事不知邦兵何據而為說也詩曰苑彼采芣其下侯甸將采芣劉彥以下臣據詩但以采芣不能陰覆人喻王在德不能庇民爾邦以詩言將采芣劉乃云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者亦非詩人本意也又曰惟能熱熱不以濯者厥亂之辭也邦以為治國之道當用賢者不惟取喻踈遠又于下文意不聯屬亦非詩也其餘小失甚多至其本義理而可見故不復具列也毛於刺厲之詩常以昊天上帝為作王至此一篇卻獨以昊天為上天邦既不從可知毛說非矣

本義曰采芣將采病以下民者以采芣不能陰人喻王在德不能庇民也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采芣為喻者惟采以芣於人常見將采為空我而人不得蔭於下故以為喻也四牡駉臣吏奔走於道路也鳩旒有翩疾民台集於兵役也坎臣民勞苦之辭也暴虐之政臣民勞苦不怠則禍亂而生而不可平夷在國不柔其滅民人魚衆皆為灰燼矣黎衆也以汎言暴政之為害有國必滅有民必盡既則歎嗟哀王為國所行之道方頻急如坎也靡所止疑之徂何往者謂欲止則不知所安欲行則不知所往坎臣民勞苦怨訴之辭也君子實維秉心在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棟者民歸其咎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在疆爭之心而何人生災禍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末也遠而今人適

遭之尔其灾刺福由王致也。我生不辰，逢天俾^也，謂不幸生於唐王之時。天方降怒於王，而臣民遭^也於亂亡之禍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者，不知逃亂之所也。多我鞮^也，齊孔棘我圍者，謂我疲病矣。又急也，之以禦捍寇盜為謀，為^也於亂況斯^也削者，刺王謀事不悞，亂^也滋而^也削也。若尔憂恤，誨再序爵，誰能執^也執，然不以濯，其何能^也。淋載^也及溺者，言王之臣遭王虐政，如臨水火也。序爵者，謂外則守土公侯伯子男內則在位公卿大夫士也。告誨之者，謂芮伯也。告王以可憂之事，誨王以方今外內守土在位之臣皆有去王之心，謂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也執者，孰不思往就水滌濯，其煩也。既以火喻矣，則又曰：今羣臣逃禍不暇，何能自守善道。譬如遇水患者，不思逃避，以苟免，則初守就溺矣。是謂厭亂。

之辭也。如彼^也迦^也凡亦孔之僂者，芮伯既以禍亂^也滋而國家^也削，羣臣各懷去就之心，以告^也誨王可憂可恤，而王不能聽。如彼^也嚮^也凡而歎^也未必聞也。蓋呼^也者，煩^也凡則聞速而遠^也逆^也凡則難^也故以為喻也。其有^也肅^也辛之不建好^也是稼穡力^也其代食者，言其本立怠惰之心而不建^也共事者，言王盡^也民之力於稼穡而重^也斂^也之為羣臣祿食也。稼穡維^也室^也食維^也好者，言稼穡可^也室^也當以祿養^也賢才而刺^也王不然也。天降^也喪^也亂滅^也我立^也王降^也於^也蟲^也賊^也稼穡卒^也瘁^也哀^也恫^也中國^也與^也贅^也卒^也荒^也靡^也有^也旅^也力^也以^也念^也空^也其蒼^也蒼^也者，言天降^也喪^也亂^也將^也滅^也亡^也我^也王^也室^也而^也感^也蝗^也蝻^也為^也災^也稼穡^也盡^也病^也哀^也病^也群^也臣^也具^也列^也於^也位^也如^也勢^也危^也而^也使^也中國^也卒^也至^也荒^也亂^也每^也有^也同^也力^也以^也念^也天^也災^也而^也救^也患^也者^也也^也其^也餘^也郊^也我^也得^也其^也美^也魚^也小^也有不^也合^也不^也害^也大^也美^也者^也皆^也可^也通^也也^也故^也不^也煩^也復^也解^也。

瞻印

論曰詩云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以大厲者述其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以大惡謂食其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害病也其下遂陳幽王之事也又曰貌、昊天金不克辜金忝皇祖或救爾後者以稱天以戒王之辭也言貌、昊天金不能辜固周室金而為敗亂則上忝先祖下全爾子孫也而毛郊以昊天皆為什王者悲又云微箴之者亦非也據詩述幽王有人之土甫棄人之臣人牧在罪而說有罪等事直陳其過惡而斥言之者多矣何假微箴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但謂士多智者為謀慮則能興人、國婦有才智者干外事則傾敗人國爾以美不待訓解而可知而郊謂大夫陽也婦人陰也及陽動陰靜

疑大夫之族乎

等語皆女行說詞亂本美者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謂婦人于寺人皆美親近者其月初親也則不待教誨而習成其性爾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而毛訓寺為近郊謂近愛婦人寺在訓近之美且詩所刺婦人本不謂疎遠者不暇更言近也婦在公事休女蠶織者謂婦人不當于外事苟在公事則但當樂其蠶織爾休之美當如心逸日休之休而毛郊以為休息也謂婦止不蠶而公事考詩之文美不如也公事者王后以下所治宮中之內政及共祭祀之事也

詩本義卷第十一

詩本義卷第十二

歐陽氏

維天之命

論曰維天之命者謂天命文王尔郑以命為道謂天道動而不止行而
 不已者以詩下文考之非詩人之本義也序言以太子告文王者謂成
 王繼紹文武之業於詩天下治安乃歸其美於祖考作為歌頌因其
 祭祀而歌之於於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尔盖
 頌作於成王之時而已其年數早晚不可知亦不必知而郑謂告太子
 在周公居攝五年之末者既在所據出於臆說曰謂既告之後遂制
 禮作樂又解駿惠我文王謂為周禮六官之職者皆詩文所全以感
 後人者不可不正也

本義曰成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假以及我其承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又戒其子孫益篤承之也假之為言如不以禮假人之假溢及也如水益而旁及也成王謙言天命文王興周而文王不卒遂假以及我尔不言武王於祭之

烈文

論曰詩云錫茲祉福毛以為文王錫之邦以為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為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為是金封靡于尔邦是詩人述成王告在廟諸侯之語云金封不在于尔邦而毛邦以為金大累於尔邦者非也金饒維人四方其訓之邦於抑箋乎此意同亦非詩人之本義也詩人述成王即位之初于群臣謀政事於廟中則訪落是也王之见于廟也諸侯來助祭已事而去以

禮遣之則臣工是也其序皆言詩人所述之事至於烈文之序但云諸侯助祭而不言詩人所述之事其言略而不備者以詩文甚明而易見故序不復云也今考詩意乃是詩人述成王初见于廟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初勅戒之辭也

本義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王錫以祉福惠我君臣以金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金封靡于尔邦者犹言金封不在于尔邦謂有封必于尔邦也言我周之爵命封建于尔邦是先王所以尊崇諸侯之宜念以大功世繼其序而增大之故曰維王其崇之又曰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休居勅其臣之辭也莫疆於外以其身所修而為四方之訓者王也其可不顯明其德而使百辟為法乎嗚呼前世之王皆不忘勉疆於外居戒其君之辭也

天作

論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考詩本義但謂天有以高山大王依以為國
尔荒奄也謂奄而有之再郑謂高山為岐山者是也又云天生以高山
使興雲雨者行語也何山不興雲雨乎毛又謂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
道能安天之所作者益非也且物生於平地多而高山少豈能安山
生之物乎彼作美文王康之者作起也彼大王也謂天起高山太王奄而
之大王起於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大王自
幽往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言戒子孫保之也郑謂
彼作矣為作宮室又云岐邦之居有俊易之道者皆非也

時邁

論曰據詩但言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尔郑謂多

生賢知使為之臣者詩既無文郑何從而得此說由知以天其子之既為
子周矣嫌其下文又云實右序有周美在野屬故贅以多生賢臣之
語尔載戢于戈載櫜弓矢郑謂王巡守而天下咸服不復用兵考武
王之事盖天下已定遂收藏兵蓋而後巡守尔不得云王巡守而天下服
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郑謂我武王求有懿德之士而任用
之故陳其功而歌之如郊之說是武王陳臣下之功而歌頌之其下文云
允王保之者是誰呼武王而戒使長保也郊於此頌其失尤多矣
本義曰時邁者是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巡守而其臣作詩頌美
其事以為告祭祭望之樂歌也其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
有周者言武王巡守所至之邦天當子愛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
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者言武王巡守諸國聊警勸之而諸

矣皆警懼而修職也莫不者非一之祥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
王維后者言武王又未安和於山川百神信矣我王真天下之君也明昭
有周或序在位者言顯昭有周之命以序諸族之在位者謂時邁
所至之邦考其功過而黜陟之皆天子巡守所行之事也作頌者既已
述巡守之事乃於卒章頌周之功德以告神曰以戒王曰載載于戈載
載橐弓矢者言王以武除暴亂成功而兵不川也又曰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者我者作頌之臣自我也言我求周之美德陳于夏夏而歌
之遂成王曰信矣王且保守之

思文

臣工

論曰思文曰貽我耒耜臣工曰於皇耒耜但以耒耜為麥而郊於思
文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鳥丑至

以穀俱耒以出於今文尚書偽泰誓之文也故於臣工又云赤鳥以耒耜
俱耒甚矣漢儒之好怪也生民曰詠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
毛謂詩言詠降者天降也郊遂云天應堯之顯后稷為之下以四穀之
嘉種蓋毛郊於生民已為天降四穀之說至於思文臣工又為以說不徒
郊之失毛意似亦同也書稱后稷播時百穀者蓋其為舜教民耕
殖以足食尔如後世有勸農之官也非謂堯舜已前地宜百穀而民
不粒食待天降種与后稷而後有也然則百穀草木其有固已久矣
安知四穀之種為后稷而降也使天有顯然之迹特為后稷降以四
穀其降在於何地自周秦戰國之際去聖遠而異端起奇書怪
說不可勝道而未嘗有天而后稷降種之說詩又且明文但云詠降
則毛郊何據而云天為后稷降種也可謂無稽之言矣是以先儒

主毛鄭之學者亦覺其非但云詩人美大其事推天以為言尔然則毛
鄭於后稷喜為怪說前後不一也自秦焚書之後漢初伏生口傳
尚書先出而秦誓三篇得於河內女子其書有白魚赤魚之事
其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真尚書自有秦誓三篇初在怪異
之說由是河內女子秦誓世知非真棄而不用先儒謂之偽秦誓
然則白魚赤魚之棄甚為為謬矣明智之士未待論而可知
然毛鄭之說既存汨亂經義則中人以下不能無惑不可以不正也
者百穀中一穀尔自漢以前已有其名故孟子亦言麩麥然言麩
又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而後之學者以麥不當有二名曰
以麩為大麥然謂麩為麥之類或為大麥理尚可通若謂麥
牟為麥則非尔且毛鄭所據偽秦誓但云以穀俱至則在百穀

之中不知為何穀是毛鄭妄信偽書不可知之穀臆度以為麥
而苟欲遷就末牟之說尔古今諸儒謂末牟為麥者更在他
書所見直以用一頌毛鄭之說尔是以末牟為麥始出毛鄭而
二家所據乃臆度偽秦誓不可知之言尔其可信哉尔雅釋草
載詩所冇諸穀之名黍稷稻粱之類甚多而独在末謂之末
牟是毛公之前說諸者不以末牟為麥可知矣然末牟既不為麥
而於尔雅亦在他解詁考六经牟在義訓多是人名地名尔然
則闕其不知可也末牟之義既未詳則三篇之義亦當闕其所未詳

敬之

論曰敬之一章毛鄭失其義者三四則所得者幾何也陟降厥士盥
在茲毛但易士為事而都其在說郊遂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

月施其行且天之蒼然在上者一氣也運行晝夜照臨萬物者日月之明也其所以降監善惡禍福於人者乃天之至神也而鄭氏遂言天運日月以日月瞻視何其淺也緝熙詩書之常語也而毛鄭常以為光明至於坎頌云學有緝熙于光明然則緝熙不為光明可以悟矣而二家對執遂云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坎豈為通義哉示我顯德行者成王答群臣見戒之意爾鄭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且周公所以居攝者以武王初崩成王幼未能視事遂代之攝行政事再蓋自武王崩之初即攝政也豈待嗣君祭廟見群臣自陳不能於詩頌然後始有居攝之意邪况考詩文了無坎語鄭氏之肯不惟行說實惑後人不可以不正也命不易哉當為難易之易毛鄭以為衰

易之易者非也

本義曰羣臣之戒成王曰敬之哉天道甚顯然其命不易金以天高為去人遠凡士之微其陟降天常監見之况於王者乎其舉止善惡天監不遠也命不易哉云者言王者積功累仁至於受命而王甚艱難也成王乃答羣臣見戒之意為謙恭之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於敬天之道但當以日月勉彊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其道先明然更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

酌

論曰於錄王師遵養時晦毛值但云遵率食取晦昧而更金他說為淺疏者述其意云率坎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則毛公謂於錄王師者武王之師也知箋云文王之用師率叛國

以事紂則知又以為文王之師也。二說自相違異。毛謂武王之師是矣。而遵養時晦。毛郊之說皆非也。養之為言。不待訓詁。而於養。自明。毛訓為取者。苟欲曲就已之說。爾遵養當連言。及下時晦。共為一事。而毛郊皆斷。遵一字。獨為一義。而養時晦。又為一義。如以豈成文理。毛以遵為率師。郊謂遵為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且毛謂率師。猶上文有王師之言。如郊之說。是詩人但著一遵字。而使後世知是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事維。以郊之臆說。穿鑿可知矣。毛謂武王率師。以取鬻居。維非詩人所謂遵養時晦之義。然率師取紂。實是武王之事。但詩人之意。与毛不同。尔若郊謂文王養維。以老其慈者。且厚誣文王也。紂為暴虐。比干直諫以死。孔子曰。為殷之仁。比干非不知紂之不可諫。然不忍

棄其君而不救。其惡使陷於禍敗。遂冒死以進者。犹冀可救於萬一。孔子以於愛君之意。篤故以仁目之。如郊所謂文王者。異乎仁人之心也。孔子於湯武之事。心甚非之。於論樂云。武未盡善。略見其意。而益明言以敗之。但咨嗟難息。極稱文王之美而已。美於此。則非於彼可知矣。於聖人之深意也。苟如郊說。則文王幸紂為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於小人尚或不為。而孔子尚何極稱其美哉。豈故知文王之用心者。惟孔子一言。而為萬世信者。亦惟孔子也。由是言之。郊氏可謂厚誣矣。郊氏於說近世學者。多以為非也。而著論以辨之。余於此。頌曰。衆論而正之也。

本義曰。於錄王師者。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有師而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者。以助

也時至而後動乘時而興用王師為大助也謂周興以德不專用武以師助其興爾我寵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於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躋王之言造言躋然武功武王之所為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為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有馭

論曰有馭之義毛以為馬肥彊貌又謂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據詩但述乘馬肥彊再毛以喻臣能彊力已為衍說而鄭又謂喻僖公用臣必先足其祿食則莫不盡忠意謂畜馬者必先豐其養飼豐則馬肥彊馬肥彊則能盡力以喻養臣者必先豐其祿食足則臣盡忠者皆詩文所宜也又此意

詩人而委曲為說故失持之義愈遠也振、躋、于下毛以為興潔白之士鄭又謂僖公君臣在事相于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子之飲酒郊所謂君臣明義明德者解在公明也故為義疏者廣郊之說謂僖公君臣既明德義則潔白之士慕其所為群集於朝回謂在公為舊臣振躋為新來之士不惟詩在兩文安為分別非詩之本義若以首章之義如郊說則舊臣夙夜在公而新來之士飲酒醉舞豈近於人情所以然者皆由委曲生意為衍說以自累也據序言頌君臣之有道者謂僖公君臣知治國之道致其國治民安然後君臣燕樂有威儀爾振躋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也鄭於周頌等值是矣本義曰有馭、馭彼乘黃者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也夙夜

在公、明者其臣修其官、稱其事、服之、秋也。在公、明者謂修其職也。振、鷺、干、下、鼓、咽、醉、言、舞、干、胥、樂、兮、者、言、其、羣、臣、能、自、修、潔、有、威、儀、君、臣、燕、飲、以、相、樂、也。胥、相、也。其、先、言、在、公、而、後、言、胥、樂、者、先、公、而、後、私、也。下、章、飲、酒、載、燕、其、箋、皆、同、卒、章、箋、值、是、矣。

那

論詩云：真我鞀鼓，毛郊皆讀真為植，謂三代之鼓異制。夏是鼓，殷植鼓，周縣鼓。湯伐桀，定天下，作濩樂，始用植鼓，故詩人歎美之者非也。如毛郊之說，鞀、賁、而、搖、之、非、植、鼓、則、真、不、讀、為、植、已、可、知、矣。且詩人稱頌成湯之功，德當舉其大者，如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聖、敬、日、躋、或、干、九、圍、武、王、載、旆、有、度、秉、鉞、之、類、是、也。湯作大濩，是成功之樂，詩人欲歌頌之，亦必舉其大者。據禮家之說，三代置

金、物、相、饗、者、至、於、樂、舞、其、器、甚、衆、商、人、改、夏、制、者、不、可、勝、數、不、獨、植、鼓、也。鼓、衆、樂、器、中、一、器、耳、鞀、器、之、尤、小、者、也。商、人、歌、頌、成、湯、功、德、不、應、遺、大、舉、小、若、曰、植、鼓、取、其、變、夏、制、而、立、殷、制、則、器、服、變、制、大、者、頗、多、又、况、鞀、非、植、鼓、乎。書曰：下管鞀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詩人必不引以為成湯之義事，以此可知毛郊之非也。據序云：那祀成湯也。若依序說，商人作頌，以為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行樂先祖，則得之矣。古人作頌之體，其類甚多，如周綴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羊牛肥膷，執贄祀武王，亦言祀時鐘鼓管磬之類是也。頌曰：湯孫奏假，毛謂湯孫者成湯也。言湯善為人子孫也。郊謂湯孫者大甲也。二家之說皆非也。且湯孫者當是湯之孫，爾若以湯為孫，則是商人謂其先祖為孫，理豈得通。郊以湯孫

為太甲者。但以世次數之。太甲於湯為孫。爾至烈祖祀中宗。又云湯孫之將。殷武祀高宗。又云湯孫之緒。則那所謂湯孫者。不湯為太甲也。頌言湯孫者。存主祀之時。王甫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存者。何王爾。蓋商有天下六百年。而為周自天下為周。而微子封於宋。又四百餘年。而孔子始得商頌於宋。之禮壞樂崩久矣。其頌亡失之餘。纔立篇。僅存爾。當孔子得頌時。已不知其作於何王之世也。然則湯孫不知是商之何王。知以為太甲者。妄意而言爾。置當讀如置器之置。發我思成者。發安也。思語助也。安然而成者。謂下章所陳管磬和調而成。嚴也。毛引禮記。存日之說。亦非也。思讀如不可射思之思。

本義曰。猗那之頌。詩人述高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其述樂也。先自其小者。故先言鞀鼓。次言管磬。次言庸鼓。次言萬舞。皆述其聲容之美。又言諸侯助祭者。皆悅懌。羣臣執事者。皆恭恪。一章三稱其主祀之時。王而謂之湯孫者。言其能主商祀之。為當可謂湯之子孫矣。其大義止於此。爾其始云。湯孫奏假者。言能奏以樂。而升薦之。郊解假為升是也。其又云。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詩人作此頌。以為祀成湯之樂歌。其言湯孫能修祀事。則可若於赫者。盛美之辭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故當為於赫湯之孫也。卒云。湯孫之將者。謂能將祀事也。其述樂先小者。而間稱湯孫。至於再三者。蓋詩在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

烈祖

論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烈祖者中宗也鄭執那頌烈祖以
為成湯者非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夫以古人之常也
是則湯之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以常事也何必曲
為之說哉頌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駿假在言時靡有爭毛刻假
為大而已郊謂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非也其失自左氏傳春
秋也左氏傳魯昭二十年晏子為齊侯陳和同之異云和如羹焉者其
意本幾齊侯于子猶同欲不得為和也同引和羹為喻以謂和
者鹹酸異味相濟為和以喻君臣以可否相濟為和故曰君臣亦然
同引此頌云亦有和羹但謂羹當以五味相和爾古人引詩喻事多
不用詩本義但取其一句足以曉意而已如鵲巢本述后祀而魯穆
引以喻晉君有國而趙孟治之類是也方晏子引頌和羹豈非

詩箋而未為甚失郊則不然據詩上言既載酒酌下言亦有和羹
乃是直陳祭時酒与羹尔郊何據而為喻諸侯哉詩在文明
乃是臆說也至於郊解駿假在言以為諸侯助祭總升堂齊一寐
然在言而杜預注左氏傳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知和羹以見先儒
各用其意為解以就成已說豈是詩人本意也至如詩云末假末饗
降福在疆假至也據詩但言神至而饗乃降福尔盖鄭刻假為升
遂云諸侯助祭者末升堂獻酒而神饗且諸侯助祭古在獻酒之
礼今詩又在明文亦郊之臆說也

本義曰嗟烈祖中宗以其有常之福甲錫及尔者尔時主祀
之王也既載清酌齊我思成謂以清酒裸獻而神齊我使成祀事
也亦有和羹者言調和以羹之人謂膳夫也既戒既平者戒慎其

事也而假金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總至金喧嘩又不交
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
黃耇之福也約軼錯衡八鸞鶴者以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
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
者我時王受天命溥將以祭祀而天降豐穰使我備物也祭致
致神歆饗而降福也上云以享者謂諸侯未助祭致享於神也
下云未饗者謂神未至而歆饗也

長蕞

論曰帝立子生商帝上帝也而郊以為黑帝郊感載緯以不經之
說汨亂六經者不可勝數學者稍知正道自能識為聖之言然
今著於箋以害詩義不可以不去也至玄王桓揆又云承黑帝而立

子者亦曰玄也書稱格正王厥事寧王遺我大宝魯商頌亦云武王載
旆之類甚多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尔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
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苞有三蕞莫遂莫連九有載韋
碩既成昆吾夏桀毛以苞為本蕞為餘訓詁是矣郊據而為三
王之後乎考文乎求義謂一本而生三蕞也然則大者為本小而附
者為蕞夏所謂本也韋也碩也昆吾也所謂三蕞也連生長也
謂以三蕞莫遂莫連其惡皆伐而去之弁拔其本也其曰九有
截者蓋湯已為天下所歸用以九有之師以伐三蕞弁其本而盡也

詩本義卷第十三

歐陽氏

一義解

甘棠美召伯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毛
皆謂甘棠，芾小貌。茇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煩勞人，故舍於棠下。
棠可容人，舍於下則非小樹也。據詩意，乃召伯死後，思其人愛
其樹而不忍伐，則作詩時益非小樹矣。毛詁謂甘棠為少者，
失詩美甘棠蔽芾八月，俾人舍於下也。芾茂盛貌。甘棠芾及
樹之茂盛者也。

日月衛莊姜遭刈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也。其詩曰：
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謂父母不能畜養我終身。

而嫁我於衛使至困窮也女在不嫁其曰畜我不卒者困窮之人尤怨之辭也鄭謂莊姜尊莊公如父母而遇我不終者非也妻之事夫尊親如父母等在此理也

谷氏刺夫婦失道也衛人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其詩曰毋使穀梁母蔑我躬我躬不閱息恤我後者舊室被棄之辭也蔡氏新昏母發我躬者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嗟曰我身尚不容安能恤其後事乎以見其妻去而猶不忘其家所以深嫉其夫也鄭謂禁其新昏母之我家以取我家所以取我家之道者非也蓋舊室所以見棄者為有新昏再尚安能禁其母之我家乎又云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豈非也據詩意後事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也其詩曰有力如虎執事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謂以賢者才力皆可任用而又使之執籥秉翟為伶官也萬舞正是情其非所宜為也豈以能哉矧能籥舞豈足為文武道備鄭云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者非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国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也其謂也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琇匪報也永以為好也鄭謂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已國之恩者非也詩人但言齊德于衛思厚報永為兩國之好再好當如繼好息民之好木瓜薄物瓊琇室王取厚報之意再豈以為玩好也

揮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其曰揮兮揮兮凡其吹女

郊謂凡喻號令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近得之矣又曰林兮伯
兮倡予和文毛謂君倡臣和是矣郊謂羣臣在女君自以強弱
相服女倡美我則和之者非也詩人本謂擇須凡吹則動臣須君
偶則和再如郊之說与上文意相不屬非詩人本義國君以伯林稱
其臣者蓋大臣也

野有蔓草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女詩曰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與
願兮坎詩文甚明白是男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
間再何必仲春時也周禮言仲春之月會男女之在夫家者學
者多以坎說為非就如坎說乃是平時之宗事兵亂之世何待仲春
郊以蔓草有露為仲春遂引周禮會男女之禮者行說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在功受祿君子不得仕進也坎詩曰坎
伐檀兮真之河于兮河水清且漣漪毛謂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梁
清且漣如毛之說是真檀於濁河之側以俟河清不可得據詩文
乃真檀於清河之側再初在侯清之意知毛之說非也詩人之意
謂伐檀將以為車行陸而真於河于河水虽清漣然檀不得其
用如君子之不得仕進莫能施其用矣坎下言伐輻伐輪等皆也
羔裘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坎詩曰羔裘豹袂自我人居
豈在他人維子之故郊謂坎氏卿大夫采邑之民再又云我不去者
念子故舊之人據詩乃晉人述其國民怨上之辭云我豈在他人可
往犹顧子而不去再在位者晉國執政之大臣於上位何論故舊
序但云不恤其民郊何據而限以卿大夫采邑皆曲說也

七月陳王業也。其詩曰：三之川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耜而耘。夫在田，婦子往饁。田大夫見其勤，曲農耨事而喜。再，郊易喜為饁，謂饁酒食也。言餉婦為田大夫設酒食也。郊多改字，前世學者已非之。然箋有不通，不得已而改者，犹所不取。况其自明，何必改之，以曲就行說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其詩也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郊謂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尊顯者，非也。考詩之美，本謂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再且山以其高大，故草木託以生也。豈由草木覆蓋，然後成其高大哉。青者萃，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美。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育材道博，夫人之材。

性不故善育材者，各因其性而養成之。或教於學，或命以官，勸以爵祿，勵以名節，使人各極其所能。然則君子所以長育之道，亦非也。而郊氏引禮家之說曰：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者，拘儒之狹論也。曰：既教學之，又不征役者，行說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謂以君子樂易而有威儀，再樂易所以容衆有儀，所以為人法也。而郊謂有官爵然後得見君子，見則心喜樂，又以禮儀見接者，亦行說也。郊氏解詩常患以行說害箋，如於所說則未仕之人不見君子，而不得教育矣。

采芑宜王南征也。其詩稱述將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而於首章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以苗畝者，言宜王命方赫為將，以伐荆蠻，取之易如采芑，再芑若菜也。人所常食，易。

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苗畝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
其言采芑猶今人云拾芥也其所以往而必得之易者由命方叔為
將而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如詩下章所陳是也毛郊於芑篇
車服物名訓詁尤多其字博矣獨於芑芑之箋失之以謂宣王中
興必用新美天下之士郊又謂和治卑士之家而養育其身可謂
疎矣

郊弁刺幽王也暴戾至親孤危將亡也其詩曰如彼雨雪先集
維霰箋云喻幽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
非詩意也考詩之意非謂不親九族有漸謂其危亡有漸再謂國
將亡必先離其九族如雪將降必先下霰見霰知必有雪見九族
離心知必亡國必然之理也故其下文云死喪無日在幾相見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
思古之武王為其詩曰魚在藻有頒其首王在鎬豈樂飲
酒亦謂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之在鎬魚處於藻得其性
則肥充詩之言有述事者有比物者一句之中不能兼以兩義也魚
藻述事之言也詩人謂幽王時萬物失其性而不安其生王亦將不
能長有其樂也乃思古武王之時萬物得其性故安其樂其言
魚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
再其箋止於如此而已亦謂魚依水草如人依明王者非詩人之
本意也

板刺厲王也其詩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瘁者上帝天也其民呼天而訴
曰上帝板板者謂天且愛養下民而今反侯民皆病也其意如此而已

毛鄭以為上帝休王者非也。其下云天之方難，又以為休王者亦非也。天之方蹶，方虐方憯，及天之厲民，皆呼天而訴之辭也。其謂天不虐者，天不宜酷虐，蓋民怨尤之辭，猶言天未悔禍也。苟如鄭說，卒章云敬天之怒，又豈得為休王乎？故凡言天者，皆謂上天也。雲漢仍叔美宣王也，遇赦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其詩曰：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毛訓：摧，至初。金戈理，郊又改摧為嗟也。改字先儒不取。據詩：摧當為推，壞之義。謂早晚太甚，人民餓饉，不能為國，則將推壞先祖之基業，再故其下章又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者，其義同也。毛鄭皆謂先祖之為民父母者，亦非也。蓋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再召奭，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又云：天降

罪罟，皆述周之人民呼天而怨訴之辭也。其義與瞻印同，而毛鄭常以為休王者皆非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其詩曰：有客，其言自其馬也。以為周郊以為亦武庚者，其說皆非也。毛鄭之意，謂亦者，又也。有因之辭也。以謂彼既為是，故又為是者，為亦也。其謂亦周亦武康者，謂周亦武康，兼自馬而微子亦來自馬也。今考詩之文，不然。詩亦者，多矣。若抑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者，似因上文先述庶人之愚，然庶人之愚，自去亦職維疾，則又金所因，以知其不然也。卷阿曰：鳳凰于飛，亦集爰止。郊以為亦眾鳥也。其義不通。已見別論。至其下章又云：亦俎于天，則郊更金所說。苑柳曰：有鳥高飛，亦俎于天。郊亦金所說。蓋其義不通，不能為說也。至於人亦，有言亦孔之

哀民亦勞止之類甚多皆非有所因蓋無者詩人之語助再然則亦自其馬者真謂有客乘白馬再况詩在周及武康之文三家妄自為說所以不同也

閼宮頌僖公也其詩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在火在言彌月不寢毛謂上帝是依其子孫亦謂依其身也天依馮而降精氣郊之以說是用履帝武敏歆之說也其言怪妄生民之論詳之矣而毛謂依其子孫者亦非也其上文方言姜嫄生稷時事上帝依其子孫文意不屬據詩意依然賴也謂上帝是賴者言姜嫄賴天帝之靈而生后稷在火害再

取舍義

綵衣黃裏莊姜傷己也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也其詩曰綵衣兮衣兮

綵衣黃裏毛謂綵間色黃正色者言間色賤又為衣正色貴又為裏以喻妾上僭而夫人失位其義甚明而郊改綵為祿衣當以素紗為裏而又以黃先儒所以不取郊氏於詩改字者以謂六經有所不通當闕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已說則何人不能為說何字不可改也况毛義甚明在煩改字也當從毛

旒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其卒章曰玼兮伯兮褒如充耳毛謂大夫褒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郊謂充耳塞耳也言衛諸臣如塞耳在聞知也據詩四章皆責衛之辭其卒章云充耳者謂衛諸臣聞我所責如不聞也郊義為長當從郊

出於東門閼亂也郊字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思保其室

家為其詩曰出女圍園有女如茶毛謂恭英茶也言皆表服也
郊謂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在常考詩之意云如茶者是
以女比物也毛謂表服踈矣且棄女不當表服而下文云魚則如
茶匪我思且言女亟輕美匪我思再以文綏求之不得為表
服音後郊

敝笱刺文姜也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致亂其詩曰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毛謂鰈大魚也郊謂鰈魚子也孔穎達正
義引狄業子言鰈魚之大盈車則毛謂大魚不在據矣郊改鰈
字為鯉遂以為魚子其義得失不較可知也詩人之意本以魯
桓弱不能制強則敝笱不能制大魚是於本義苟如郊說則
猶不能制大則可知矣亦可通然鰈為大魚非毛臆說又於下

言後者如雲雨是於黨衆盛之行全所畏忌思忘以見存子強盛宜於
魚為比皆當從毛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盛其車服于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為其
詩曰四驪濟之垂轡海之魯道有蕩存子豈弟毛云言文姜
於是乘易然者謂文姜為淫穢之行曾不畏忌人而襄公乘
驪垂轡而行魯道文姜安然乘易全慚恥之色也其義甚明
郊改豈字為闓轉引古文尚友以弟為圍而訓圍為明以為
闓明犹蕤也迂踈甚矣當從毛

園有桃李時也大夫憂其君儉嗇不能用其民也其詩曰園有
桃李實之斂毛謂園有桃李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郊謂魏
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考詩之意本刺魏君儉

畜不能用其民者謂不知為國者用有常度其取於民有道而
遇而儉畜再非謂其不取於民但食桃也桃非終歲常食之
物於理不通其曰園有桃其實之微謂園有桃尚可取而食
况國有人民不能取之以道至使國用不足而為儉畜乎毛說
為是當從毛

栞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知其蕃行盛大子孫將有
晉國焉其詩曰栞聊之實蕃行盈升彼其之子碩大在明毛
謂明也郊謂平均在為黨彼其之子曲沃桓桓也詩人但憂
桓桓盛大將棄晉國本不美其為政平均也毛以用為比者
以類相附之謂也且明者謂桓桓盛大在與為比謂其特盛
出於倫類也毛當從毛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媾不得其時其詩曰綢繆束薪三星在
天毛謂三星參星也男女待禮而成若新芻待人事而後束薪
謂三星心星也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今秋束薪於野
乃見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
心皆三星而知郊毛為得者以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為有理
毛以束薪喻男女成昏於毛不類郊謂因束薪於野而見
天星毛簡而直故皆當從郊

蟋蟀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也其詩曰蟋蟀在
衣裳楚一考詩之意謂曹國迫小而昭公在法自守將至危
且但好奢侈而整飾其衣服楚一然如蟋蟀之虫有羽翼不能
生也郊謂不知君臣死亡在日如渠略者是也毛謂渠略犹有

有羽翼以自修飾則是昭公不能修飾衣服不如渠略再與詩
之義正初反也當從郊

下泉思若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也其詩曰列彼下泉浸彼苞
蘘毛謂蘘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郊謂蘘當作涼草蕭蕭
之厲毛郊皆謂泉流浸病其草如共公為政困病其民大意則
同但蘘為童梁其義自通何煩改字理當從毛

楚茨刺幽王也其詩曰或肆或將毛謂肆者陳于牙將者存
于肉郊謂或肆其骨體于俎或奉持而進之詩之大義毛郊皆
得之矣所違異惟狀一句金不害大義然各為一說使學者莫知
所從以理考之當從郊

玄鳥祀高宗也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謂春分玄鳥

降有城城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於郊禘而生契故
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古今重初去遠矣其為天地人物
古今無以異也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為怪宜其有
之而郊說謂吞鳥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
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
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
而生子蓋有盛德契稷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
稱述欲神其事務為奇說也至帝摯金所稱故獨在郊郊
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識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
之義當從毛

詩本義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